

第五十三章 斑駁城牆夜色重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拜見提司大人。”打斷範閑幽思的，是慶國駐北齊會館同使，林文大人。

範閑將目光從那些斑駁的城牆上收了回來，說道：“在這個國家，還是稱我範正使的好。”

林文微微一怔，他一向遠在異國，所以不是很清楚京都發生事情的細節，但也知道這位範提司大人是朝中正當紅的人物，沒想到第一句見禮，便被對方駁了回來，再看對方神色，不免以為這位年輕官員仗著父蔭聖澤，是個浮誇之輩，心頭不禁有些擔憂。

使團副使林靜微微一笑，解釋道：“範大人的意思是，既然是來宣誼的，還是不要用監察院的身份，免得對方心中不快。”

林文這才明白過來，微笑道：“一切聽範大人安排。”

範閑回頭看了這位常駐北齊官員一眼，此人麵目端正，卻有些眼熟，不免有些疑惑。林靜在一旁笑著解釋道：“林文大人，正是下官堂兄。”

範閑大悟，笑道：“原來如此，所謂上陣父子兵，打虎親兄弟，有二位在旁，想來此次出使一事定能順利。

...

一位北齊官員走了過來，三人適時地住嘴不語，轉而開始研究這上京城牆上的痕跡與螞蟻爬行的路線。直到這位官員走到三人身後，林文才似忽然發現了一般，驚喜說道：“衛華兄今日也來了？”

範閑轉身，看著那位叫做衛華的北齊官員。微微一笑，不方便說什麼。

那位衛華拱手一禮，似乎與林文頗為相熟，笑罵道：“要不是為了接你們的使團，我這時候隻怕還在麗香院裏快活。”

範閑心頭一樂，看來這位與李弘成一般，都好那口兒。

林文趕緊向範閑介紹道：“這位北齊鴻臚少卿衛華大人。”又向衛華介紹道：“這位是...”

不料衛華似笑非笑地一擺手。說道：“範大人名滿天下，何用林兄介紹？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拱手道：“虛有薄名。不敢不敢。”

“範大人過謙。”衛華此人的五官倒算清秀，隻是眸子裏總帶著股散漫的味道，不似官員，倒似位狂生，“堂堂一代詩仙，竟然做了監察院的提司。來年隻怕還要掌管南朝的內庫，出使之前，更是揭了春闈弊案，十七位官員人頭落地。咕碌咕碌轉著...範大人卻轉到北齊來了。”

他哈哈笑了兩聲，說道：“也不知道貴國那位皇帝陛下是怎麼想的？像範大人這等要緊人物，當然要攔在京中好生養著，怎麼能弄到咱大齊國來受罪？萬一...途中遇上些風寒，這可怎麼辦啊？”

範閑聽出對方話語裏的淡淡威脅味道，卻是根本不在乎，一笑說道：“哪會這般弱不禁風？”

衛華發現這位極有才名的年輕官員似乎對於上京的城牆極感興趣，不由自豪說道：“這座城池已經修建三百年，從未有外敵攻入過，範大人是否也覺得極其雄壯？不知較諸南慶京都如何？”

範閑微微一笑說道：“雄壯自然是雄壯的，隻是似乎舊了些，貴國看來需要找個時候修繕修繕。”

二人話語中，暗自互損了一番，眾人默然。半晌後衛華輕聲說道：“範大人遠來，本官自然要做東道，待公務辦完之後、還請大人賞臉。”

範閑看了他兩眼，心想為何此人字裏行間總流露出一股淡淡的敵意，而這種敵意卻又沒有到仇視那種地步，不免有些好奇，自己和此人從未見過麵，怎麼就得罪對方了？

林文此時在二人身旁哈哈笑道：“好教範正使知曉，這位衛華大人，便是去年出使本朝的長寧侯大公子，範正使去年在殿上一番拚酒，侯爺不支醉倒，回國後一直念念不忘，說道南朝出了位厲害年輕人物，不止詩寫的好，這酒量也是驚人。衛華大人常常聽著，自然想與大人比拚一下了。”

“原來如此。”範閑苦笑一聲，再看這位衛大人，果然從對方臉上看出些許與長寧侯相似的地方，去年他做副使接待北齊使團，與長寧侯打交道不算少，後來在殿宴之時，更是好好拚了通酒，也算是半個酒友，不免訥訥拱手道：“衛兄若想為父報仇，可得等些日子，不然我喝糊塗了倒無所謂，亂了兩國間的正事兒，可不好向陛下交待。”

眾人哈哈一笑，將此事留到日後再提

北齊上京，果然一片繁華，街道雖不寬闊，但沿途盡是酒樓食肆，青瓦淡牆，高樹掩映，景致頗美，街人行人麵上也是一片溫和笑容，滿是自信與自矜，哪像是個戰敗之國。

使團在衛華的接待下，往城西行去，一行人安排在鴻臚寺後方的皇室別院居住，由這個安排可以看出，北齊皇帝對於慶國使團算是給足了麵子。

一路上範閑與衛華閒聊著，發現此子對於慶國官場十分了解，不止能說出一些權貴的名字，看他的說話語氣，似乎甚至與靖王世子李弘成認識，這點讓範閑感到很吃驚，兩國京都相隔頗遠，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結識的。

在談話之中，範閑對於北齊目前的朝政也有了一個模糊地認識，當然，在北上之前，他在監察院裏已經看過了無數卷宗，知道北齊朝廷遠不像衛華所說這般一團和氣，金光燦燦。

北齊太後眼下也才三十多歲，還年輕著，那位皇帝陛下親政不久，根本無法完全控制住朝政，帝黨後黨在朝上各有一方勢力，在進行著無聲的抗衡。如果不是去年兩國交戰北齊完敗的原因，暫時將矛盾壓製了下來，隻怕現在的上京早已經亂作了一團。

而上杉虎本是北方的大將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，被調回了上京。

範閑狀作無意問道：“聽聞上杉大將乃是不世之英豪，衛兄幾時有閑，帶我前去拜訪拜訪。”

衛華異道：“範大人對上杉大將感興趣？”

“我雖不是文弱書生，但對於抵抗蠻人的英雄，總是佩服的。”範閑溫和笑道。

衛華麵色有異，似乎不怎麼想說那位上杉虎。範閑將他的神情看在眼裏，不再多話，微微一笑。

供團到了別院，自有相關人等負責安排住宿，忙了好一陣子，終於安排妥當。衛華身為鴻臚寺少卿，理所當然地要安排晚膳，席上稍稍試探了一下範閑的酒量，發現這個年輕官員竟是拿酒當水喝，真真完美實踐了酒水二字的真正含意，不免心驚，頓時弱了拚酒為父報仇的念頭。

席散人去，整座別字裏就只剩下使團自己的人，北齊的侍衛很有禮數地隻在外門守護，而將內院的一應事宜都交給使團自己處理。

房中隻有五人，範閑，林文林靜二兄弟，高達以及王啟年。

範閑閉目良久，確認房間四周並沒有人偷聽，才輕聲開口說道：“我們這是在敵國心髒，做事說話都小心一些。”

林文林靜二兄弟，確實有些文靜，微微領首應下，隻是看王啟年與高達似乎是範提司的心腹，可能不大了解北齊近況，林文略沉吟之後，才緩緩開口，將最近上京的局勢報告給範閑知曉。

“上杉虎任的是閑職？”範閑皺了眉頭，這與事先的判斷完全不一樣，監察院本來以為北齊最能打仗的將領，既然從蠻荒冰雪之地南調，肯定是為了應付慶國咄咄逼人的攻勢，怎麼又變成了閑職？

“懷遠大將軍，名字雖然好聽，但是人在京中，身旁隻有一百私兵。這京中有上京守備，有三位大統領，有驃騎將軍...懷遠大將軍雖然多了個大字，地位尊崇，但是奈何手中無兵，上杉虎就算有絕世之勇，也隻有老老實實地上朝下朝，抱著姨太太歎息。”林文略帶一絲嘲弄說道：“老虎養於柙中，再有威勢，也隻能嚇嚇人而已。”

範閑輕輕敲了敲桌子，搖搖頭十分不解：“搞什麼搞嘛？把這麼一個家夥調回京都，不放出去打仗，就這麼養著，

這北齊是不是錢多了沒地兒花去？”

林文歎息說道：“北齊帝後相爭，誰都想爭取上杉虎的支持，但誰都怕上杉虎完全倒向另外一邊，所以現在隻有先放著。不過上杉虎的名頭在此，在軍方的號召力太強，就算京中隻有他一百親衛，也沒有誰敢輕視於他。”

範閑搖頭歎道：“難怪這次在霧渡河邊上，隻是來了那麼些私兵，我就奇怪，接應肖恩逃離這麼大的事情，上杉虎斷不至於如此輕忽。”

林文一怔，他並不知道使團這一路上發生了什麼事。林靜在一旁趕緊低聲快速解釋了一番。林文心頭大驚，看著範閑似乎沒有受什麼傷，這才放下心來，擔憂說道：“上杉將軍與肖恩究竟是什麼關係？”

範閑陷入沉默之中，半晌後才輕聲說道：“如果院子裏沒有判斷錯，上杉虎應該是肖恩當年收養的孤兒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